

□记者 陈旭照

河洛旭事

“唐宋东都西京留守录”之钱惟演

洛阳相公忠孝家 可怜亦进姚黄花

02 “花王”“花后” 是钱惟演封的

钱惟演，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俶(chù)之子。吴越灭国后，钱惟演随父归降大宋，一生宦海沉浮，去世后获赠谥号“思”，后改为“文僖”，世称钱思公或文僖公。

钱惟演此人，历史评价并不高。他趋炎附势，善拍皇帝马屁，处心积虑与皇室联姻，寇准称其“佞人也”，《宋史》作者、元代脱脱叹其“急于柄用，阿附希进，遂丧名节”。

公元1031年，钱惟演被任命为西京(洛阳)留守。

在一帮青年才俊中，时任西京留守推官的欧阳修尤得钱惟演赏识。

在钱惟演的庇护下，欧阳修在洛阳耍得很得劲儿，除了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“洛阳诗”，还有一本专业的牡丹著作《洛阳牡丹记》传世。

这本书的写作，受钱惟演的影响很大。

欧阳修在《洛阳牡丹记》中说：“余居府中时，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，见一小屏立坐后，细书字满其上。思公指之曰：欲作花品，此是牡丹名，凡九十余种，余时不暇读之。然余所经见而今人多称者，才三十许种，不知思公何从而得之多也。”

牡丹的品种，欧阳修当时知道30余个，而钱惟演记了90余个，可见钱惟演对洛阳牡丹的痴迷。

洛阳牡丹中，姚黄是“花王”，魏紫是“花后”，这“花王”和“花后”就是钱惟演封的。《洛阳牡丹记》里说：“钱思公尝曰：‘人谓牡丹花王，今姚黄真可为王，而魏花乃后也。’”

据史料记载，北宋时洛阳向朝廷进贡牡丹，可能就始于钱惟演。南宋胡仔在《苕溪渔隐丛话》里称：“钱惟演留守，始置驿贡花。议者鄙之曰：‘此宫妾爱君之意也。’”

钱惟演向朝廷进贡牡丹，为的是取悦皇室，此举被许多人看不起，苏轼就曾在诗中讽刺地说“洛阳相公忠孝家，可怜亦进姚黄花”。

03 你唱这词 不吉利啊

公元1033年秋，钱惟演被贬为崇信军(今湖北随州)节度使，离开洛阳，欧阳修等人恋恋不舍。

《邵氏闻见录》记载：“钱相谪汉东，诸公送别至彭婆镇，钱相置酒作长短句，俾妓歌之，甚悲，钱相泣下，诸公皆泣下。”

钱惟演在随州过得并不好，据《苕溪渔隐丛话》记载，他在那儿曾填《玉楼春》一首，词曰：“城上风光莺语乱，城下烟波春拍岸。绿杨芳草几时休，泪眼愁肠先已断。情怀渐觉成衰晚，鸾镜朱颜惊暗换。昔年多病厌芳樽，今日芳樽唯恐浅。”钱惟演“每酒阑歌之，则泣下”。

有一天，府中一个侍奉过他父亲钱俶的白发歌姬听到此词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先王临死前，嘱咐在他的葬礼上唱《木兰花》(词牌名，《玉楼春》别称)为他送行，现在大人您也唱这首词，不吉利啊！”

次年，钱惟演去世，享年58岁。

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

□记者 陈旭照

人谁不顾老，老去有谁怜。
身瘦带频减，发稀帽自偏。
废书缘惜眼，多灸为随年。
经事还谙事，阅人如阅川。
细思皆幸矣，下此便脩(xi ā o)然。
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

——唐·刘禹锡《酬乐天咏老见示》

有谁不害怕老去？老了有谁来可怜你？

身体逐渐消瘦，腰带的尺寸逐渐减小；头发稀疏，帽子戴不稳，自然而然就偏斜了。

不再看书，因为爱惜眼睛；经常艾灸，因为身体需要。

经历的事情多了，就更能明白其中的道理；阅人就像积水成川一样，没有穷尽。

细细想来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幸运的，于是，我的心情畅快多了。

不要说太阳偏西，就要落山，你看彩霞，红得令人激动。

刘禹锡写诗好“抖包袱”，在原本怅惘、低落的情绪中，冷不丁来一句积极向上之语，让人的心情不由为之一振。

你看此诗，前面大段哀叹年老，末一句笔锋一转，本来一首惆怅、伤悲之诗，硬生生被他扭转成了自强不息的斗士之歌。

类似的诗句，他还有《始闻秋风》中的“天地肃清堪四望，为君扶病上高台”，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中的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等。有兴趣的读者，可以找来读一读。

《酬乐天咏老见示》约作于唐会昌元年(公元841年)，那年刘禹锡70岁，在东都洛阳任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，除了年老体衰，越来越严重的足病也折磨着他的身心。就在这时，他收到老友白居易的《咏老赠梦得》，于是酬诗一首。

白居易在赠诗中叹息“与君俱老也，自问老何如”，刘禹锡则豪情满怀地回以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，其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让宋人刘克庄竖起大拇指：“足见其精华老而不竭！”

写下这首诗的第二年，刘禹锡在洛阳病逝，时年71岁。

01 带着青年才俊 诗酒优游

钱惟演人品不咋样，但文学素养高，《宋史》称其“文辞清丽……于书无所不读”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喜欢奖掖后进。

钱惟演一到洛阳，身边就围了一大帮青年才俊。“当朝廷无事，郡府多暇，钱相与诸公行乐无虚日。”钱惟演带着这帮年轻人宴饮游玩，访师拜友，悠闲惬意。

《邵氏闻见录》里记载了钱惟演带着欧阳修等人拜访隐士郭延卿的事。

钱惟演一行从洛阳长夏门出来，不骑马，不带随从，步行到午桥。年逾八十的郭延卿因为长期隐居，不知道钱惟演是西京留守，因此“草具置酒”。

钱惟演不怪郭延卿招待不周，坐下来与他相谈甚欢，一直不愿离去。

暮色降临，钱惟演等人告辞，郭延卿送到门口，拱手作别：“山野之人，从未到过官府，我就不去您那儿拜访了。”

“钱相怅然谓诸公曰：‘斯人视富贵为如何？可愧也！’”意思是，郭延卿视富贵如草芥，跟他比，追名逐利的我感到很惭愧呀！



晚报副刊精读

关注微信 wbfkjd
扫二维码
赏河洛经典、副刊美文
■投稿邮箱：
wbheluo19@163.com
■电话：0379-65233686